

重点推荐

做一个喜欢书和爱读书的人

□曹文轩

我对爱书的人一向是高看一眼的,觉得他们的爱和坚守,在这个时代有一种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崇尚金钱、荣誉和权力的当下,爱书和读书都需要一种特别的定力,那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自然之爱,纯净之爱,依赖的并非是毅力和恒心。

安武林和孙卫卫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俩是纯粹的书痴,书虫。安武林的《爱读书》和孙卫卫的《喜欢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过,安武林是个爱读书的人,孙卫卫是个喜欢书的人。没想到,他们的书名竟然叫“爱读书”和“喜欢书”。他们的书名印证了我对他们两人的认识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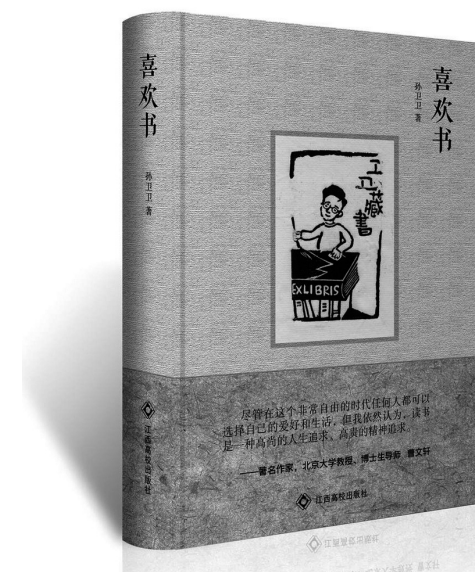
从本意上说,作家都是写字的人,但并不一定都是喜欢书的人和爱读书的人,或者说不一定像安武林和孙卫卫对书痴迷到那种程度。这是一个有点滑稽的悖论。虽然作家都在靠自己的作品影响孩子和读者,但这并非是培养孩子和读者热爱读书的惟一方法。我非常愿意相信一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无意把安武林和孙卫卫树立成喜欢书和爱读书的榜样,但至少他们身体力行的对书的热爱、对读者肯定会产生这样或那样有益的影响。

一个作家喜欢书、爱读书,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德行。对书的膜拜和喜欢,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需要,更是人类心灵和精神变得强大的需要。他们读书时所产生的那种快乐的体验,我深有同感,我以及和我个人阅读的经验是不谋而合的。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和不喜欢读书的人是有层次之别的,是有高低之分的。尽管在这个非常自由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选择

自己的爱好和生活,但我依然认为,读书是一种高尚的人生追求、高贵的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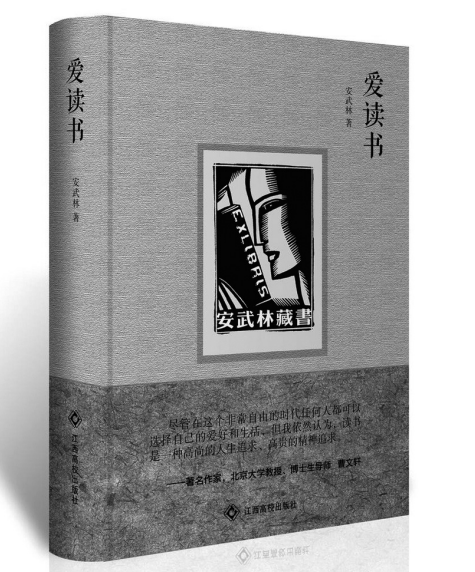
安武林的《爱读书》,收录的大部分是他的书评。这些优秀的书评在读者中间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知道,很多妈妈、很多孩子、很多老师都是看了安武林的书评,才对某一本书产生阅读的兴趣的。他在很多报刊上都曾经开设过阅读专栏,向读者推荐优秀的图书。他的书评别具一格,完全可以当做很好的随笔和散文来看的。而且,他的书评总是和别人的书评有所不同,能够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人云亦云的那种书评,在安武林的笔下是不存在的。从世界级的经典作家到我们当下流行的国外作家,他的评论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所收录的书评基本上都适合中小學生看,只有偶尔的一两篇适合成人看。他给中学生们推荐的作家或者书,一般比国内的评论家或者书评人下的药都“猛”,他觉得中学生完全可以阅读成人书了,这是一份阅读上的信任和体贴。

孙卫卫的《喜欢书》,收录的大都是孙卫卫和书有关的日记,或读书,或买书,或淘书,或受书,或赠书,或想书等等。看到他的日记,我甚至想到了一个美好的词语:书生活。孙卫卫的全部生活似乎都和书有关。可以说,孙卫卫是一个沐浴在书香里的人。安武林给孙卫卫写的跋中声称:孙卫卫的日记,很有点孙犁的味道。我认同安武林独特的目光,孙卫卫这些恬淡而又真诚的文字,确实有孙犁的味道。而孙卫卫也确实是一个对孙犁这位优秀的作家情有独钟的人。这些日记,亲切,自然,娓娓道来,似乎在和读者拉家常。他如数家珍一般向读者倾诉他喜欢的书。这些文字在我看来,对读者



是有鼓舞励志作用的。读他的文字,觉得爱书是一件很美妙很快乐的事。

安武林和孙卫卫的文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互补。孙卫卫的文字恬淡、平和,安武林的文字抒情、激荡。读孙卫卫的文字会让人心很平静,读安武林的文字会让人燃烧。他们的性格、文字是有着天然之别的,但对书的爱和执著,却是高度一致的。我不能不说,他们有着古代文人雅士的那种雅好。一起淘书,还依此同题为文,令人艳羡。我想,



这应该是喧嚣的尘世中的一处温馨而又别致的风景。书,本来就是风景。

《爱读书》和《喜欢书》,如此简单而直奔主题的书名我很喜欢。它们就是爱书人的宣言、爱书人的心声。我非常希望它们的读者、我们的孩子,都能做一个喜欢书和爱读书的人。而这两本书,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我愿意把我个人阅读的快乐和读者们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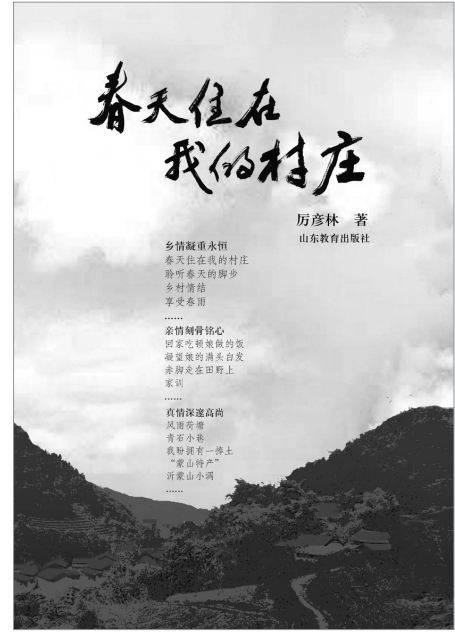
《喜欢书》,孙卫卫著;《爱读书》,安武林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百家品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村庄,每个村庄都是一道风景。对许多远离故土的人来说,村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某个村落,而是生命的根系、思想的源流,是乡情的寄托和精神的家园。读罢厉彦林的散文集《春天住在我的村庄》,我不仅被这富有灵性的书名所吸引,更为流淌其中的真性情所感染。他打开心灵的另一扇窗户,让我们分享了他行走在另一片天地的喜悦,不经意间跟随着他,走进他的村庄,他的精神家园。

读其文如睹其人。与作者相熟的,读完《春天住在我的村庄》禁不住会掩卷而笑:这家伙,一身西装连个领带也不打。字里行间,如清水芙蓉,毫无雕饰。即使与作者素未谋面,从文中晃动的影子也能想象出他的样子。蒙田说:“如果我希求世界的赞赏,我就会用心装饰自己,仔细打扮了才和世界相见。我要人们在这里看见我的平凡、淳朴和天然的生活,无拘束亦无造作,因为我所描画的就是我自己。”每每读到这段话,我就感到这像是对厉彦林讲的。他收进集子或散见于报刊的散文,像闲闲时与朋友攀谈,与同事聊天,也像自言自语,没有修饰,没有功利,那么真诚,那么“原生态”。

诗当然不同于散文。但把诗性注入散文,便会产生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效果,营造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境界和魅力,从而也形成诗人散文与学者散文等不同的艺术风格。古今中外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许多出自诗人之手。厉彦林虽然很少将诗的形象直接植入散文,但他的散文中却时常跳跃着诗的音符和诗的灵性,这就使得他的散文具有更高的美学层面和绵长的抒情韵味。比如,他写村庄里“弯弯的小河”:像一面波光粼粼的镜子,又宛若华丽的绿绸缎,月亮在河水中荡漾,在波浪上跳动;他写“娘的满头白发”:不知不觉,娘老了,腰弯了,变矮了,满头黑发悄悄变白了,像一团白云盘上头顶;他写儿时“的煤油灯”:虽然柔弱,却很执著,虽然昏暗,



却有璀璨,虽然娇小,却很持久;他写“沂蒙地瓜”:掏钱称上热腾腾的烤地瓜,像是他乡遇见故交,听到乡音,感觉把一种亲切的幸福感攥在了手里……这样诗化的句子,在厉彦林散文中俯拾即是。正是诗意与散文的结缘,使他的散文既简约凝练,惜字如金,又灵气跃动,意境深邃。

散文的灵魂是真情。我理解,真就是真实,源自内心的感受和感悟;情就是抒情,发白本性的情怀和情愫。厉彦林的散文,如果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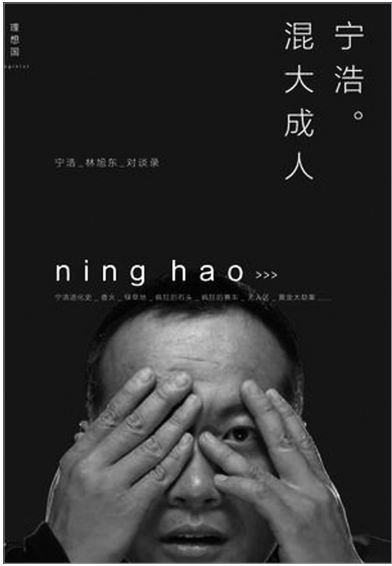
厉彦林的村庄

□张金豹

作者的名字盖起来,单读他的文章,很容易就会嗅出他独有的特质和韵味。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的眼界是开阔的,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着墨最多的还是故乡,他有着浓郁的“村庄情结”。他在《村庄》中划出了三个板块:乡情凝重永恒,亲情刻骨铭心,真情深邃高尚。不难看出,乡情、亲情、真情在他心中有多重。多少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回望,矢志不渝地坚守。在他那里,村庄是一座丰富的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像一个勤劳的农夫,风里也来,雨里也去,不停地耕耘,不断地收获。坐在屋檐下,就着粗茶淡饭,看那人那山那水,这都是“在盛产奇迹和欲望的都市难以享受的”。有人说,厉彦林散文最为明显的审美取向之一,就是他对乡村那种温和、轻微、朴实、润畅景物的感知及描写,让人感到一种和谐之韵,处处流露出对家乡山水的情,对家乡父老的爱。此言甚为中肯。

厉彦林的散文,谋篇精巧,剪裁得法,收放有度,叙述得趣,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但这并不影响他与时代同步。恰恰相反,一方面,他钟情于传统文化经典,从中汲取丰厚的养分;另一方面,他在时代大潮的浪花中,采撷人们喜闻乐见的时尚元素。他的散文篇幅大多不长,但角度非常独特,叙事妙趣横生,用材删繁就简,写重要事件不觉其重,忆身边琐事不觉其轻,娓娓道来,韵味无穷。

他的语言有情,有趣,有味,笔下的文字不像写的,倒像说的,少有雕琢,少有铺张,少有现成词汇。那种节奏,那种叙述,那种腔调,让人感觉像听朋友聊天。并且聊



“疯狂”的宁浩

□禾 刀

同许多“圈外”人一样,知晓宁浩,是因为《疯狂的石头》;熟知并热爱着宁浩的作品,则是因为《疯狂的赛车》。《混成大成人》的书名不知有没有宁浩的自我调侃成分,但就宁浩掏出一本书的心窝子话来看,他的成长史确实不那么“阳光”,或者可以说,他是游走于体制内外的一个异数。

宁浩的“本业”是画画,他几乎没有奢望过,将来有一天与电影扯在一起。所以,当他决定离开家乡,只身奔赴北京时,依然只是因为画画。面对已经实现的稳定工作,以及家人苦口婆心的劝阻,像许多“北漂”族一样,宁浩还是决心不改,只身来到北京这个各类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一切如同王宝强所回想的“北漂”生活——睡过地下室,最穷时连饭都没得吃。然而历经风雨之后,总算看到了那一抹彩虹。

众所周知,宁浩确立社会知名度,是因为《疯狂的石头》,但其确立艺术地位,则是因为2003年的《香火》,以及2004年的《绿草地》。至于将宁浩送进亿元票房大门的《疯狂的赛车》,宁浩却坦言,“徒有技术没有灵魂”。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宁浩的一句自谦之言,及至最新上映的《黄金大劫案》才发现,宁浩确实

不太愿意炒冷饭。在这部新片里,宁浩努力抛弃了极其拿手的多线索叙述方式,而且还试图努力摆脱单纯的逗笑,树立一个别样追求的新形象。

追求永不停歇,这便是宁浩。如果说以前的宁浩是“混”,后来宁浩的身上则散发着更多的“闯”。一开始,宁浩与同学们一起打架,看不到挤高考“独木桥”的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艺校继续“混造”。当他真正意识到“混”的人生看不到闪光点时,于是毅然决然地抛弃“铁饭碗”,在家人的反对声中独自“闯”进了北京。

宁浩自己承认,如果不是自己的这份坚定,当年留恋那份工作,今天的宁浩或许依然默默无闻,甚至一辈子很可能像原来的那些同学一样,沉淀并凝固在那样狭窄的生活空间里,不可能与电影发生任何关系。这并非是对别人生存状态的一种蔑视,只是生性好折腾的宁浩不甘寂寞,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冒再大的风险。像在内蒙古拍摄《绿草地》时,面对车祸、投资方撤资、演职员大批离开剧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他依然没有选择退缩。

更主要的是,他的这种坚守里看不出“咬

定牙,下决心”这样的雄心壮志,一切总是显得那般自然与平静,哪怕是在他与同事前往沙漠察看外景,遭遇汽车突然熄火,生命陡然陷入危急之时,他的话语里依然看不到什么令人胆战心惊的沉重。

宁浩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在不断总结中进步。从美术圈闯进电影圈并很快获得成功的宁浩,除了有些还算艰苦的历练外,看不出太多太大的挫折。这里面兴许确实有一些人生的机遇,但也取决于宁浩的善于总结,在那些别人原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方,他的努

力耕耘,却令人意外地结出硕果。处女作《香火》里有他人生的侧影,拍《绿草地》则是要说《香火》里还没说完的话,而《无人区》又是对《绿草地》的进一步阐述。略感遗憾的是,这部原本倍受期待的电影,至今迟迟未能掀开神秘的面纱。

对于已打上“疯狂”标签的宁浩而言,《无人区》的“久拖不出”,当然可以算得上他涉足电影以来的最大挫折。尽管这种挫折有些不可预料,但对于“疯狂”的宁浩而言,或也是“逼”着他转型的一次被动式“机遇”。

记得宁浩曾有过如此感叹,“一个人突然丧失安全感的时候,他就要成长,要寻找一个新的东西。这一步其实是通过某种痛苦的形式得到提升的”。这种安全感的“丧失”,到被“逼”着成长的模式,几乎贯穿了宁浩的人生,特别是他的艺术之路。有的时候,看似已然“混”得不错,但他又像“疯子”一样冒出更为令人惊诧的想法。比如他一度拍MV收入不菲,但他并未因为“小富即安”,裹足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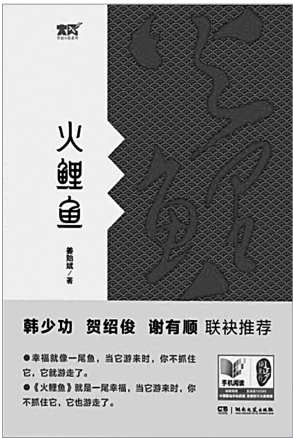
记得独立导演王笠人曾经说过,“艺术需要一些疯狂”。既然艺术如此,作为掌舵电影艺术的导演抑或概莫能外。其实,人生何尝不是最大的艺术舞台?人生又何尝不需要一些疯狂?当然,这种疯狂不是无厘头式的癫狂,而是浸润在骨子里、驱使个人排除万难的那份坚韧。这或许就是宁浩“混成大成人”的“秘诀”所在。

《混成大成人》,宁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火鲤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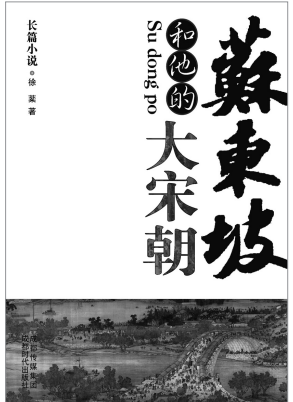
姜贻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长篇小说《火鲤鱼》描写了湘中一个名叫渔鼓庙的小乡村几十年来的变迁。作者运用诗意的语言,打破时空,记忆与现实经常混淆和错乱,使小说似真似幻,写出了江南乡村淡淡的忧伤和神秘感,同时具有一种大同情

和大悲悯,是一部具有探索性质的小说,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感受。

《火鲤鱼》洋溢着浓厚的情感和诗意的描述,仿若一组写人物的散文共用同一个社会生活背景。小说在整体叙事上没有核心故事线索,且不因循主要情节环环相扣地展开故事。主要人物的故事穿插进行,前后章节分别叙述不同人物的故事,缺乏逻辑关联,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顺序。除叙事上的创新,小说还充分运用了想象的艺术手法。作品既具有荒诞和魔幻的色彩,同时又体现出细节真实、历史真实和想象虚构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



徐 蔡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苏东坡是文化大家,众人皆知。但苏东坡曲折坎坷、大起大落的一生,却鲜为世人了解。近日,79岁的剧作家徐蔡创作出长篇小说《苏东坡和他的大宋朝》。徐蔡认为,虽然有关苏东坡的“传”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些书因过于专业而停留在学者书斋。为让苏东坡走近普通民众,徐蔡选择了大众更为喜爱的形式——小说。

小说从苏东坡进京赴考写起,直到他病逝为止,写出了苏东坡的独立人格和独特个性,写出了他在“新法”、“旧制”之间多次反复的诡谲命运和北宋当时的政坛风云。对其遭人诟病的“反对变法”问题,作者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诠释,揭示了苏东坡和王安石、司马光以及欧阳修、沈括等历史名人的真实关系,还描写了三个女人与之生死相随的爱情。王火认为:“徐蔡用写戏的笔法写小说,这部小说就像她的戏一样好看。”

《女儿好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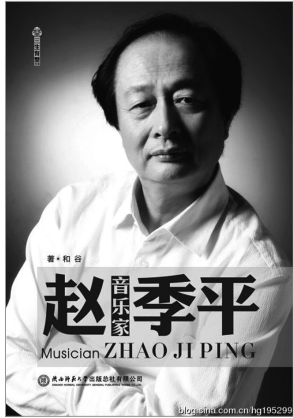


马健 马泽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年6月出版

到底是选“棍棒之下出孝子”还是“孩子你真棒”?到底是选择高压之下痛苦的成功,还是与知己般的慈父轻松走向成功?相信所有孩子都会选择后者,更多的父母也会选择后者,因为选择后者后的经验实

践起来并不比严厉、苛责痛苦的高压政策复杂,父母们何乐而不为呢!《女儿好养》从父女情感互动、孩子学业问题、孩子的心理问题以及青春期和高考要面对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入手,阶段式地介绍了各种各样的亲子问题。可以说是心理专家马健的“养女心经”。这部问题采用纪实性叙事的方式,为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教育案例。从这些案例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从事亲子教育实践的心理咨询师是如何身体力行地将心理学的知识和技能用于对女儿的教育,这些“特殊”的教育方式又对女儿的成长历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音乐家赵季平》



和 谷 著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赵季平是一位活跃在世界乐坛的陕西籍音乐家。几十年的音乐人生,无论身处顺境与逆境,他都始终不渝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华民族美妙的声音。他的《女儿歌》《好汉歌》《远情》等影视插曲家喻户晓,《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和平颂》《庄周梦》等音乐作品传播广泛。

作家和谷将绵密而犀利的笔墨投向这位音乐家,近年花甲终成此作。作品以灵性而沉郁的笔调,从才情与作品、性情与艺品、亲情与人品三部语言乐章,剖析主人公音乐作品的美学意味,述说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和爱情故事。本书还记述了中国新时期文艺圈内外的幕后故事,向读者展示了赵季平音乐生活的种种细节。作品以真性情描摹出一个杰出音乐家真实而飘逸的内心世界,也从侧面勾勒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轨迹和艺术家群体丰沛而斑驳的精神处境。